



日本帝国 的衰亡

【美】约翰·托兰著

新华出版社

〔美〕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译 陈亮校

日本帝国的衰亡

新华出版社

日本帝国的衰亡

(上、下册)

(美) 约翰·托兰 著

郭伟强 译 陈亮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6.125印张 插页4张 832,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21 定价：3.75元

(内部发行)

第五部

调兵遣将

1945年11月

BYA/5/16

第十八章

鼠 辈 与 好 汉

1

一九四三年是日本的“羊年”。对盟国说来则是会议多的一年，会议从卡萨布兰卡开到开罗，又从魁北克开到德黑兰。在瓜达卡纳尔的苦战尚未结束前，罗斯福与丘吉尔就计划好要在卡萨布兰卡会见他们的伙伴斯大林。这个地方似乎是举行重大会议的理想环境，地名本身就是神秘和耐人寻味的。但是，这个本应成为值得纪念的战时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一开始就令人失望。疑虑多端的斯大林婉言谢绝出席，原因是他正忙于击退希特勒的军队。

甚至美国特工人员也给罗斯福施加压力，希望他不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反对罗斯福到一个到处是德国间谍和破坏者的战火纷飞的战区去。然而使罗斯福感兴趣的可能是危险本身，他曾一再说，他是多么想逃避华盛顿的沉闷政治，那怕是逃避几天也好。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住在安法饭店。这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位于离市区四英里的一座小山顶上，背靠蓝得闪闪发亮的地中海，四周是热带花园，秋海棠和紫茉莉盛开，看上去象天堂一

样。整个饭店范围都围上了铁丝网，并有大批宪兵把守。一队队的保安人员在周围出没，饭店的大部分摩洛哥侍者都换了美国兵和英国兵。

一月十三日，美国军方领导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饭店内举行预备会议。两个月来，在世界的两端都打了一些出乎意外的胜仗，现在是再次检讨全球战略，为欧洲及远东的胜利制订长远计划的时候了。英国要求在太平洋打有限的战争，只有打败希特勒后才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远东。美国的参谋长们，在不好对付的海军上将金的怂恿下，觉得英国人低估了日本人，决定要求在太平洋和缅甸根据情况既采取攻势又采取守势。

次日，他们会见了英国的参谋长。金一开始就采取攻势；盟国的人力物力只有百分之十五投入太平洋战区远远不足以阻止日本巩固其初期胜利。

英国的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以他习惯的几乎不掩饰愤怒的神情回答说，日本人肯定在采取守势。另外，局势对西方有利，有可能在年前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兵力和物资分散到象缅甸那样的地方去，就不会获得胜利。

金反驳说，日本依然强大，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可能退出战争。收复菲律宾也许要等到打败希特勒之后，但立刻攻占特鲁克和马里亚纳群岛却是必须的。

金的慷慨陈词对英国人没有产生多大效果。英国人来卡萨布兰卡已决心要自行其是，而且来之前已作了细致准备，要达到目的。仅仅在几英里外，停泊着一艘作为他们参谋总部兼通讯联络中心的六千吨的客轮。客轮上载有可能需要的各种数量计算的技术设备。

金私下敦劝他的同胞要站稳立场。在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一次

两国所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威胁英国人说，如果太平洋战区不能得到盟国百分之三十的人力物力，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撤回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英国人有所动摇，但建议一九四三年在远东的行动局限在拉包尔和缅甸。

金不愿意放弃马利亚纳群岛。该地区的力量已足够打一仗，如果闲在那里，那是浪费兵力。另外，这个行动也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英国人的反应是冷淡的。在太平洋，决不能干任何会削弱对德国的进攻的事情。金的回答是不友好的；在太平洋，何时何地进攻，只能由美国来决定。

他的这番话无疑是说，太平洋同美国的感情最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达卡纳尔这些地名比之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使美国人激动。考虑到这种民族自尊心（和屈辱感），必须达成一个合理的妥协。

布鲁克很沮丧。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的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小事一桩”。午餐时，他绝望地对约翰·迪尔爵士说：“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他们达成协议。”

对待问题客观的迪尔自从一九四一年圣诞节担任两国联合参谋部英方驻华盛顿代表以来，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起转圜作用。“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他安慰将军说，“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说。

“你当然得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

会把事情弄得何等乱七八糟。”

傍晚，双方的计划人员已制订出一项概述盟国一九四三年目标的协议，协议的措词非常笼统，使布鲁克和金都感到满意。协议说，“太平洋的行动将继续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为目标”（这点使金高兴），但这些行动不应从欧洲抽调过多的人力物力（这使布鲁克高兴）。然而，是否抽调过多这个标准，却要由美国的参谋长来判断。哈里·霍普金斯读了这个协议后写信给迪尔说：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和一个绝妙的计划——所以，我觉得好受多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个协议。丘吉尔高度赞扬联合参谋部，说“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盟国会议中，从来没有象这次会议那样，从军事、武器生产以及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世界大战的局势进行长时间的专门的研究。”

但是，分歧只不过是妥协掩盖住而已，好象是用绷带盖住很深的伤口。

会议的最后一天，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在灼热的非洲阳光下，与记者们泛泛地谈起战争的进程。然后，罗斯福事前未经商量就宣布：“消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力量，”他审慎而深思地说，“意味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这句话对所有人都象一颗炸弹。对丘吉尔却不然。在前一天的有霍普金斯和埃利奥特·罗斯福参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尔曾听到罗斯福说这句话。开始，丘吉尔皱起眉头，然后微笑起来，说：“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戈培尔之流将如何叫喊！”*

* 后来，丘吉尔在写给罗伯特·舍伍德的信中说，直到那次记者招待会时他才听到罗斯福说这句话，要是他自己的话，是不会说那一番话的。然而，在以后给议会的一篇声明中，他承认先前确实说过这些话，“大概是在闲谈中，我想是在吃饭的时候。”——作者注

可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希特勒和东条都得到了一份鼓动他们人民抵抗到底的宝贵宣传材料。另外，在盟国阵营内，特别是军方，许多人对这个说法感到不安，例如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就推理说，现在不得不消灭敌人了，外交解决已被丢弃，盟国已经走上打无限制战争的严峻道路。

2

在太平洋，今村均中将决定利用瓜达卡纳尔一役后的沉寂，派出六千四百名军队加强此时作为新几内亚首府的莱城。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位于北部沿海的布纳以西约一百五十英里，是保卫拉包尔的重要据点。在二月份最后一天的深夜，由八艘运输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船队，在木村昌福海军少将指挥下离开拉包尔，以逆时针方向行驶，绕过新不列颠，驶进俾斯麦海。第二天下午，正当这些船舰在恶浪中前进时，一架美国 B-24 飞机发现了它们。次日下午，它们又被发现，并遭到二十九架重型轰炸机的袭击。一艘运输舰被炸沉，另外两艘中弹起火，但船队继续前进。

然而，在新几内亚的美国第五航空队（即以前的盟国航空队）却比日本人所了解到的要强大。那时，在这个地区有二百零七架轰炸机和一百二十七架战斗机，乔治·肯尼将军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轰炸机的作用，使之成为对水面舰只采取革命性进攻技术的一部分。B-25 的机首被拆掉，换上八挺零点五口径的机枪，可以在只有二百英尺的低空扫射。飞行员们还能贴着海面飞行，并在即将飞抵目标前投弹。炸弹或则炸中舰身，或则弹跳至舷侧，炸弹装有五秒钟的迟发引信，使飞行员能在炸弹爆炸前飞

至安全距离。肯尼一直在等待试验这种跳弹的时机，木村的舰队恰恰给他提供了大好机会。

三月三日上午十时，十八架 B-17 “空中堡垒”和二十架中型轰炸机，从七千英尺的高空对木村舰队进行了常规轰炸，十八架澳大利亚战斗机随后又进行扫射。木村毫不畏惧。接着，十二架施放跳弹的 B-25 轰炸机从离海面只有几码的低空飞过来。日舰各舰长以为它们是鱼雷轰炸机，开始让舰只避开。那时，B-25 机头上多挺机枪猛烈朝拥挤在甲板上的日军扫射。这是一场屠杀。最后，炸弹从桅杆一般高的空中落下。几乎有半数炸弹——十七颗——炸中目标。

又有十多架飞机低空飞来。它们是轻轰炸机，没有放鱼雷，在飞过运输舰上空时投了“跳弹”，还用机枪猛烈扫射。投弹的命中率较高，二十颗中有十一颗命中。在开始的几分钟内，各舰都被炸中，或被重创或被炸沉。有一艘驱逐舰被炸沉，另外三艘被炸瘫。

这场攻击整整一下午未断。破损的舰只全部完蛋，乘在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则遭到无情的扫射。攻击者并不想打一场君子之战。他们曾从澳大利亚士兵处听说过许多故事，说他们的战友们在被俘后，日军用刺刀捅，然后把他们丢下不管，挂上牌子写着：“凌迟处死”。*

* 莫里森海军上将写道：“那是可怕的任务，但又是军事上的需要，因为日本兵不肯投降，又能游泳上岸。不能让他们上岸去加入莱城的驻军部队……有几百人游上了岸，因此在巴布亚，接连一个月成了渔猎开放期，搜捕日本人。当地的土人，如同在旧时猎取人头一样，到处追捕他们。”这次屠杀中的日军余生者，对美国人斥责日本飞行员射击美军跳伞者，而又称自己扫射手无寸铁的日本人是“军事上的需要”这种说法很有反感。看来，两种情况都是军事上的需要。——作者注

此次惨败，加上被美国潜艇击沉四艘货船和一艘油船，使今村再没有勇气用运输舰队向新几内亚增兵。他不能让这个岛屿变成另一个瓜达卡纳尔。

盟军已大举向莱城靠近，从莱城，他们可以跨过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之间的海峡，对拉包尔发动地面进攻。麦克阿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再增加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个师的兵力。

他的要求，使得有必要对先后缓急的安排重行研究。于是，太平洋各军区的代表被召到华盛顿去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可避免地复活了不断进行的关于哪个战区重要的辩论。陆军航空兵代表不支持麦克阿瑟；他声称卡萨布兰卡协议已有规定，要首先轰炸德国。海军也同样激烈要求攻占拉包尔，并要求得到“足够的力量”使日军处于守势。

要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被提交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上又展开争论，金将军可以预料地死死抓住太平洋不放，阿诺德的副手也不肯放弃对德国的空袭。他们各自引用措词模糊的卡萨布兰卡决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然而，问题总得解决，因此他们最终一致同意节制对拉包尔的进攻，但要为“最终夺取俾斯麦群岛”作准备。

麦克阿瑟一反往常，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折衷方案，并命令计划制订人员着手制订“车轮行动”的计划。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要分十三个阶段一码一码地向前进攻。这个行动大概在六月中开始，于十二月由海陆两军协同进攻拉包尔告终。

在大本营，新几内亚也是争论的焦点。陆军主张用重兵把守，因为它可以作为大规模地面行动的极好出击地点。对海军说来，所罗门群岛重要得多，各岛上的空军基地比新几内亚的基地

多得多，布干维尔一旦陷落，拉包尔——甚至连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本身——就危在旦夕。陆军坚持说，新几内亚更加重要，如果失陷，菲律宾和爪哇就会被切断。从战略上看，海军的主张更合乎逻辑，事实已证明向新几内亚增援的代价何等巨大。但是，比较善于词令的陆军却占了上风。三月二十五日，山本将军和今村将军分别接到指示，规定重点是新几内亚。

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来说，当时都是制订计划作准备工作而不是交战的时期，在战争的间隙中，双方都加强了基地，调兵遣将。帝国海军虽然在辩论中输了，但接到命令对敌发动最初进攻的却是山本将军。他的任务是要击破整个地区的盟军海空力量，于是他制订了“一号行动”计划，首先集中攻击所罗门群岛，然后是新几内亚。

四月初，他带了宇垣、黑岛、渡边以及其他重要幕僚来到拉包尔，亲自指挥进攻。四月七日，瓜达卡纳尔遭到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集中的空袭——参加空袭的有二百二十四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与通常一样，驾驶员回来后，兴奋地报告战果；但也与通常一样，实际上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只有炸沉一艘驱逐舰和两艘小军舰，击落七架美海军陆战队战斗机。

山本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新几内亚，在四天内连续在奥罗湾、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发动三次大袭击。飞行员们报告击落敌机一百七十五架，击沉敌巡洋舰一艘。实际上，盟军只损失五架飞机，一艘运输舰，一艘商船，另一艘商船被炸后搁浅。然而，飞行员的报告却使山本误信“一号行动”的目的已达到。

在返回特鲁克之前，他计划以一天的时间视察所罗门群岛的防御。他将首先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小岛巴拉尔稍稍停留，视察经历了瓜达卡纳尔的苦难后正在休养的丸山师团的士兵。他要亲

自对他们所做的牺牲表示感谢。

今村将军对山本此行感到担忧，给山本讲了他自己在布干维尔附近遇到一架美国战斗机差点丧生的经历。但山本却坚持己见，就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司令也未能劝阻住他。渡边中佐亲手草拟了日程安排，亲自把它送到第八舰队司令部。他要求派信使把日程表送去，但通讯军官却说，必须用无线电报发出。渡边不同意；美国人能截收到电报，并可能破译。通讯军官说，不可能，“这部密码四月一日才启用，不可能破译。”

渡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报发出后片刻就被美国人截获，并被送到珍珠港的战争情报总部。那些曾为中途岛战役胜利出过力的人在地下室里干了将近一个通宵，四月十四日清晨，他们已把电报破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阿尔瓦·拉斯韦尔中校及其手下工作人员填写上电文中的一些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例如，RR代表拉包尔，RXZ则代表巴拉尔。

上午八时零二分，舰队的情报官员爱德华·莱顿中校走进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办公室。“我们的老朋友山本，”莱顿说完呈上电报。尼米兹上将获悉，山本将于四月十八日早晨六时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离开拉包尔，于八时抵达巴拉尔岛。尼米兹读完电报后抬头笑问：“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活捉他？”

“他们是他们的人中出类拔萃的，”莱顿答道。山本是日本少壮派军官以及士兵崇拜的偶像。“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你是清楚的，这将使整个日本大吃一惊。”

“我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物色到一位更有才干的舰队司令。”回答是，山本与其他任何日本海军将领相比都是“出人头

地”的。“这是哈尔西的管辖范围，”尼米兹最后说，“如果有什么法子，他总能想出来。好吧，我们试试。”

尼米兹给哈尔西写了一封信，授权他“起草初步计划”。这个任务既得到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四月十五日，尼米兹电告哈尔西最后批准，并祝他“顺利，丰收”。

四月十八日是星期日，黎明时天气晴朗潮湿。刚好一年前的这天，杜立德轰炸了东京。山本还是那样有规律，已作好出发的准备。他的副官劝他穿绿军装，不要穿目标显眼的白军服。当他走近他的座机（三菱造轰炸机）时，他转向拉包尔的海军司令草鹿任一中将（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的堂弟），交给他两个卷轴请他转交第八舰队的新任司令。这是山本书写的明治天皇的诗。

山本的座机于东京时间六时正离开拉包尔。同机的有他的秘书、舰队军医长和航空参谋。宇垣参谋长乘坐另一架三菱造轰炸机，机内还有另外几位参谋人员。渡边中佐眼看着两架飞机消失在空中，对没有能够与他们同行颇感失望。

两架轰炸机在五千米高空向南飞去，相距之近使宇垣担心机翼要碰撞。有六架零式战斗机在他们上面护航。这是一次愉快平静的飞行。布干维尔在左方出现后不久，机群开始降低高度，准备在卡希利机场着陆。

南面，亨德森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编队严密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正以二千英尺的高度从南面朝布干维尔飞近。机群指挥官约翰·米切尔少校看了看表：九时三十四分（比东京时间晚一小时）。他们在机翼上带着副油箱，只靠一个指南针和一个空速计引航，沿间接航线在公海上空已飞了六百英里——而且令人难于置信地准时飞抵迎击点。山本的座机很有希望在一分钟内就要

出现。它应该出现在西面三英里处。但却看不见一架飞机。

“国籍不明飞机十一时方向，”米切尔的一个飞行员打破无线电沉默低声报告，“高度大。”

米切尔数了数敌机有八架。两架是轰炸机。山本在哪一架呢。“暗杀者”小组的四架“闪电式”能把两架轰炸机都打下去吗？这个小组的组长托马斯·兰菲尔上尉也在数敌机架数。看上去，敌人的飞机就象是高射炮弹开花似的。日机毫不怀疑地飞过来。在离岸两英里处，兰菲尔看到从“零式”腹部甩下来的银白色油箱。伏击者已被发现。两架日轰炸机开始朝丛林急降。

“零式”朝兰菲尔扑来。他开火了。

“汤姆，别管‘零式’，”米切尔从上方高空向他呼叫，“盯住轰炸机。打轰炸机。他妈的，轰炸机！”

宇垣的座机贴着丛林掠过，差点擦着树木。“出了什么事？”他问机长，机长正在飞机的过道上迅速作好准备。

“我看是操作错误，”他说。

宇垣抬头一看，只见“零式”与“闪电”已缠在一起。山本在哪里？另一架轰炸机突然地飞过去，不见了。

兰菲尔已有两架飞机不能参战；有个飞行员无法把机身腹部的副油箱甩掉，他的僚机只好与他呆在一起。这样，就只有靠兰菲尔和自己的僚机雷克斯·巴伯上尉来击落两架轰炸机了。兰菲尔从三架“零式”中杀出来，翻跟斗飞行。

他瞥见下方有一架轰炸机，便俯冲下去，长时间地连发机关炮。三菱造飞机的右发动机和机翼中弹起火。

巴伯朝另一架三菱造飞机冲去。他开了火，看到这架轰炸机颤动。他继续朝它射击，打断它的机尾垂直翼。巴伯从旁飞了过去，回头看见“丛林中冒出的飞机残骸”。他和兰菲尔都肯定已

击落第一架轰炸机，即山本乘的那架。

宇垣眼看他司令官的座机坠毁在丛林中。“看！山本的座机！”他目瞪口呆地指着一条浓黑烟柱说。“完了！”他自己的座机也右翼中弹，正向海中坠落。飞行员拚命扳住操纵杆，但却不能制止飞机下冲。这架三菱造飞机掉进了大海。

“宇垣完蛋了！”当海水从四周涌进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在黑暗中，他不想挣扎。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他看见上面有亮光，觉得自己正在浮向水面。他张开口吸气。除了一面机翼在燃烧外，其余全都没有了。他离海岸有二百码，开始以蛙式游泳上岸。他游得筋疲力尽，伸手抓住一个浮箱，却无法抱住它。此时他才发觉右臂已经断了。他把左手搭在箱子上，用脚踢水上岸。

首先回到亨德森机场的“闪电”把胶卷冲了出来，地面上的人员于是知道山本的座机已被击落。给哈尔西发了一份电报：

一发命中黄鼠狼。约翰·米切尔少校率领的美国P-38飞机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光顾卡希利地区，击落有“零式”严密掩护的轰炸机两架。其中一架据信是试验飞行。外加三架“零式”，总数达六架。一架P-38未返航。四月十八日似乎是我们的节日。

哈尔西在第二天上午的例会上宣读了这份电报。海军少将特纳“欣喜欢呼，拍手叫好”。“得啦，凯利，”哈尔西说。“这有什么好的？我原想把那个坏蛋用铁链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街示众，让你们踢他，那才好呢！”他命令不得把此事泄露给报界。不然日本人可能会觉察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

* 日本的通讯军官始终未想到他们的密码已被破译。直到战争结束，他们还坚信他们的密码是“无法破译的”。——作者注

渡边中佐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主持了山本遗体的火化仪式。他把山本的骨灰装进一个垫着木瓜叶的小木盒。在特鲁克，他登上“武藏”舰悲伤地护送骨灰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这艘超级战列舰抵达东京湾。电台广播员以哽咽的声音向全国宣布，山本“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壮烈牺牲”。

山本的骨灰被分成两份装入两个骨灰盒，一盒被送回山本的故乡长冈安葬，另一盒则国葬。国葬仪式于六月五日举行——这是日本另一位伟大的海军英雄东乡元帅的葬礼纪念日。东京有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上观看送葬队伍。渡边中佐手捧他从前的棋友的指挥刀，走在拖载骨灰盒的炮兵弹药车后面。骨灰葬在日比谷公园。

山本的继任人古贺峰一提督说：“山本只有一个，谁也不能替代他。”

对日本国民说来，他们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悲剧性地死去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紧接着又宣布美国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的不吉利消息。宣传鼓动家们企图把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这个荒岛上阵亡二千三百五十一人一事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诗，使它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

然而，天皇本人却深为悲痛。“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发起行动，”他对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说——然后，当着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将军的面发表长篇讲话吐露自己的想法。

“他们（海陆两军参谋长）本来就应该预见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敌军五月十二日登陆后，他们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才准备对策。他们曾提到过什么‘大雾’，但他们本应该知道会有雾……海陆两军是否赤诚相见？似乎是一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要求，另一方则不